

三
國
志

一
七

一

二

三

四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傳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

經傳傳李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間寵遷相率共送寵入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遺直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勩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无重寶器恒菲飲食

薄衣服敝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更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

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與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比有雋才

以虛已受人

繇十九從父驁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

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賢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立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會

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
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
南渡江吳景孫貴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
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貴
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
史與景貴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
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
繇奔丹徒

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

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充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子孟

德景升必相救濟縣從之

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管融先至

殺太守朱皓

笮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縣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

謂絲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入居郡

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
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
笮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
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
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
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
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
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

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表氏

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
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
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
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旣往
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
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
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
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
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
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替處
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卧

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
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姿容美好孫權愛敬

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
郎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
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
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
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
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尚書
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
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傳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
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
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
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
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
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
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
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
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
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

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
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荅曰初受郡遣
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
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
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郡章州家聞之
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
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
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
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
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

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膽恤躬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

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
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
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
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
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
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
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
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
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
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
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
所以存之備斂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
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
融既得濟益竒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
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楊州刺
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
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

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
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
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
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
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云入山中稱丹楊太
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
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
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
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
敗爲策所執策素聞

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荅曰破軍之將不足與
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
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
集恐不合尊意策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
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
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常與參論諸軍事目松之策是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
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
太守勅州章赴文舉謂玄德皆有列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
未得其人耳射鈎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
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中郎將後劉繇云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
附策命慈往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
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
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
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惜
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

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

左右皆曰慈必

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

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

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

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云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詎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